

The ultimate **10** controversial
Masterpieces of World



世界十大另类名著

爱之诡计 (法) 阿梅

世界十大另类名著

爱之诡计

原著 [法] 萨 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封面设计:纪江红

世界十大另类名著

主 编:张 克

责任编辑:严黛玲

出版发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印 刷:北京市山华苑印刷厂

地 址:朝阳区洼里乡仰山村

开 本:850×1168 1/32 字 字数:2300 千字

印 张:108

印 数:1-5000 套

出版日期:2001 年 8 月 1 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06-449-4/I·26

定 价:1280.00 元(全套)



白 蛇

本世纪初每个人都不会不认识最可爱、最标致的女人——C院长夫人^①，每个人都见过她躺在床上公然抱着一条白蛇亲热。下面这段故事说得就是关于这条白蛇的。

一位国外的贵妇人来到院长夫人家拜访，她很奇怪为什么这样漂亮的院长夫人这么宠爱这样一条白蛇。急于知道其究竟。于是，院长夫人答道：“因为它是我在世上最好的朋友。我从前热烈地爱过一个小伙子，夫人，他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后来却不得不离开我，远去异乡建立军功。”

“以前，他要我除了固定的见面外，要像他一样，再找一些时间幽会。于是，我们一起躲在又偏僻又安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确保在一段时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享受。”

“一天傍晚5点，我按照约定，到一间缀满鲜花的小书房，这间小书房是在我花园的尽头，与他见面。当时我当然相信不可能有蛇这样的动物会在我的花园里出现。不料，忽然发现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我当作无价之宝一样的可爱的小东

① 按一般的用法，“院长”应为各级法院的院长。

西在我的脚前面。我转身想跑，可白蛇蠕动爬行起来，挡在我前面，好像是请求我救它一命，好像是想发誓说它绝对不会伤害我。见我平静下来，它便扭动到我跟前，在我脚下盘过来扭过去，一次比一次矫捷。我忍不住轻轻用手抚摸它。它灵巧地把脑袋钻进我的手掌。我抓起它来，大着胆子把它放在我的膝头，它马上就缩成很小的一团，似乎睡着了。我一下子觉得非常不安，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由自主地就流下泪来，眼泪滴在它身上，都把这美丽可爱的小东西给浸湿了。……它被我的痛苦惊醒，仔细地看我。它呻吟起来。它竟然抬起头来，碰到了我的乳房，它爱怜地抚摸着我的乳房，然后好像晕了过去一样掉在地上。

“‘啊，上帝！什么都完了！’我惊叫：‘是我的情人死了！’我立刻离开那悲凄的地方，怀抱着白蛇，仿佛冥冥中有一种隐秘的感情联系着我和它。……”

是一种人类不知道声音发出了致命警告，它的判决您怎么解释都行呀！然而，过了一个礼拜，我就听说我的情人死在前线了！——就在白蛇出现在我面前的同一时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同它分开。后来，我结了婚，但前提很清楚：别把它弄走。”

说完，美丽的院长夫人抱起白蛇，搂在怀里，让它像只小狗那样在来问候它的“情人”面前做许多次盘旋动作。

阿，上帝！你的命令、你的判决是如此的玄妙！如果这一奇事当真像布尔戈尼省人人肯定的那样确定无疑！



伽斯贡人的幽默

有个伽斯贡军官从路易十四那里获得一笔赏赐——150皮斯特，于是，他拿着，不经通报就闯进了柯尔比先生的^①官邸。正碰上柯尔比先生在和几位侯爵共进晚餐。

“诸位，你们哪位是——”他问道，一听口音就知道说话的人是哪儿的，“请问，哪位是柯尔比先生？”

“是我，先生，”大臣回答，“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的？”

“一件小事，先生，只不过是王上的赏赐，150皮斯特，您需要立刻取出给我。”

科尔比先生见来人挺逗的，便请他答应等吃完了饭再给，还请他少安毋躁，如果愿意不妨一起上桌进餐。

“非常乐意，正好我还没吃。”伽斯贡人说。

用完餐后，大臣（已经抽空叫人通知了第一协理^②）对军官说，他可以自己上去，到他的办公室去领。伽斯贡人就去了，可第一协理只给了他100皮斯特。

① 若望-巴蒂斯特·柯尔比（1619—1683）：法国名相，曾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② 也就是第一大臣的办公室主任。

“您在和我开玩笑吧，先生？”他对协理说，“您没看见王上的敕令上写的是150皮斯特吗？”

协理说：“您那个敕令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要扣下您应付的50皮斯特饭钱！”

“撞见鬼了，50皮斯特！我在客栈里吃才不过花20索耳！”

“这我知道，可您不是在和大臣们一起吃的，没有沾光呀！”

“嗯，那倒是，”伽斯贡人说，“既然如此，您把这100皮斯特也留下吧。我明天带个朋友来吃饭，咱们就算结清了。”

大臣的玩笑和伽斯贡人对此的反应和回答，让宫廷里的人很是开心了一阵。王上听了还给军官再加了50皮斯特赏赐。伽斯贡非常得意，衣锦还乡，逢人就吹嘘凡尔赛宫（柯尔比先生是如何吃饭的），还有大臣们是怎样回报伽龙流域地方^①的幽默的^②。

① 伽斯贡省属于伽龙流域

② 通篇说明伽斯贡人——按照法国人过去的说法——性喜逗乐，爱吹牛，还十分幽默。



侥幸不死^①

到处都是这样奇笨无比的女人：自以为只要奸情不败露，大可以与别的男人勾勾搭搭而不至于会激怒自己的丈夫。这样的想法总是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结果，比她们彻底堕落还要可怕。我们在此说起这个是想让它作为一种警钟，朗哥朵克地区尼模城的地位高贵的贵妇人吉沙克侯爵夫人的遭遇就是这方面观点的极有力证明。

热情开朗，冒冒失失，有失检点，但人很机灵，还保持良好的风度，吉沙克侯爵夫人认为，她和欧默拉斯男爵往来书信，互致爱慕之意，应该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首先是因为不会被人发现，即使不巧让人知道了，她也能仍然保持清白之身，绝对不会遭受羞辱。可是她想错了。……

吉沙克先生有极为强烈的嫉妒心，早已猜到妻子在与别人勾搭，他盘问了妻子的一名贴身女仆。他截获了一封信，他开始并没有从中找到可以证实自己怀疑的证据，但这更无限增添了心中的怀疑（心里极度不安，真是气急攻心）。于是，

① 原题为“幸运的骗局”。

他拿着一枝手枪，再端上一杯柠檬水，像疯了一样闯进了妻子的卧室。

“您背叛了我，太太！”他愤怒地狂吼道，“您看你这封短信，它让什么都明白了！没有时间再犹豫，我可以让您决定你的死法。”

侯爵夫人想尽办法为自己辩解，跟丈夫发誓赌咒说是他弄错了；她不小心，有过失，也许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做犯罪的事。

“你不要再想骗我，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吉沙克侯爵火冒三丈，说，“还想要骗我！快快选择吧，再不，我立即一枪结果你的性命！”

可怜的吉沙克夫人吓得没办法（决定还是服毒算了），拿起杯子，喝了下去。

她刚喝一点，侯爵就叫道：“够了，不能让你一个人死。既受你欺骗，又要被你仇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干什么呢？”说着，他把剩下的“毒液”吞了下去。

吉沙克夫人脸色苍白，不成人样地喊道：“噢，先生，您想使我们俩变成什么样子呀？请您答应我找个牧师给我，同时还请您把我父母找来，好让我吻他们最后一次。”

立即有人被打发去找这个悲惨的女人要找的人来。她投入她育她的父母的怀抱，多次诉说自己的不幸和冤屈，然而，做丈夫认为自己受了妻子的欺骗，这样残酷地惩罚她而又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们怎能责备他呢？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这么干的，于是，在场的人都不由得流泪。

这时候，牧师来了。

“在即将结束我的生命的这个残忍的时刻，”侯爵夫人说，“为了安慰我的父母，也为了我身后的名节，我要向大家公开忏悔。”说完，她把一切自她出生以后责难她良心的



事情都大声说了出来。

侯爵非常仔细地听完了，没听见欧默拉斯男爵的名字出现，便非常肯定，在这个时候，妻子绝对不敢还隐瞒着什么，极其高兴，一跃而起，把岳父母一起搂住，叫道：

“啊，亲爱的爸、妈！你们别再担心，请你们的女儿饶恕我这样吓唬了她。但是当时她真让我着急，我才想稍稍报复她一下的。她和我喝下的那杯东西里面没有什么毒，她完全可以放心，大家都放心吧！不过，她最起码该知道，真正正派的女人不仅不应该干坏事，还应不让人有任何怀疑。”

侯爵夫人的情况糟得很，很长时间后才算醒悟过来。她当初认为自己真的喝了毒药，便胡思乱想，想着自己就要暴死的样子。她哆哆嗦嗦，站了起来，搂着丈夫，又惊又喜，也不再痛苦。刚才那可怕的经验警告了这个贵妇，她保证今后不会再有哪怕是稍微一点的错误的把柄。〈她信守了诺言〉。到现今她和丈夫的共同生活有30年了，的确她也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受惩罚先生^①

巴黎在摄政时间发生过一件奇事。绝对不同寻常，直到今天人们谈起来还兴趣十足。这件事，一方面，是一种人所不知的放荡行为，到现在还不能找到其中的缘故；另一方面，3条人命，相当可怕，现在也还没找到杀人犯。这灾祸，实际上是受害者自找的，先说说种种推测吧——也许这样可以减轻些恐怖的程度^②。

沙伐里先生是个老光棍，上苍对他有点不公平^③，不过，他人却是很机敏的，与周围的人相处得也挺好。他住在食客街，来往的全都是上等人。但是，据说，他想了个古怪的念头，就是把自己住的大宅变成一种很特别的淫乱场所。有地位的妇人或姑娘才会被允许进去到里面，她们每个人都非常乐意在深邃幽微、神秘莫测的阴影下，可以享受肉体上的快乐而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在他家里，她们可以找到足够数量的相好愿意给她们以满足，这种露水夫妻的恩爱还可保

① “受惩罚”，是原著作者为主人公取的绰号。

② 这里原文有缺漏，原作没有补上

③ 原作编者注，指沙伐里双腿残缺



证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那些女人尽可以不冒收获荆棘的风险而从中摘取鲜花。——假若这样的苟且之事发展成经常化的通奸，那在她们面前就会满地荆棘了。这些小姐或者夫人第二天在社交场合见着昨晚还在一起鬼混的男人，就像不认识他一样，那个男人好像也没发现其她的女人和她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做丈夫的不会吃醋，做父亲的不会勃然大怒。不必离婚，也不必无奈地躲进修道院，总之，这种勾当往往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不会出现，不会有比这更安全的了。如果发生在我们现在，这种做法必定很危险，不过，在这个时代，腐朽败坏的两性之间的那种风尚超越了一切已知界限，把上面的事情说出来，不能否认，可能只会让人产生——如果没有同时说出下面那些自作孽者被惩罚的怪事——如法炮制的念头。

想出并且付诸实施那个罪恶计划的沙伐里先生，为了避免有太多的知情人知道他家里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他只愿——虽然他生活很宽裕——雇用一名仆人、一个厨娘。

突然有一天，上午，他的一个熟人来请他去吃饭。

“太好了，非常乐意，”沙伐里先生回答，“盛情难却，为了表示感谢，我要吩咐下去，把我最美的佳酿从酒窖里拿出来。”

仆人刚想去拿，那位朋友突然说道：“等一等，我想看看名牌‘拉波里’葡萄酒，别让它骗了我们。……我对窖藏美酒还是有点研究的。我想跟他一块去，看看他取得是最上乘的不是。”

“好的，好的，”主人马上同意了他开的这个玩笑，说道，“如果不是因为腿脚不便，我肯定也会和你一起去的，当然，您亲自去瞧瞧那小子会不会给我们别的酒，我也很乐意的。”

那个熟人真的就跟着去了。一进地窖，他突然拿起一根撬杠，一下子把那个仆人打死了。接着他立即赶到厨房，把厨娘击毙在地；也没有放过哪怕是路过时碰到的猫狗，然后，回到沙伐里的套间，一棍子打过去，那残疾人没法还手，像佣人一样，当即也被格杀。

残忍至极的凶手好像什么事也没做一样，对他的罪行根本不觉得悔恨，反而在桌上找到的一本书的空白页上详细记下了整个事情的始末，然后什么东西也没动，什么也没拿，还把大门关好，扬长而去。

沙伐里先生的家天天都是人来人往的，不可能不很快地发现这场凶残的屠杀。有人来敲门，没人回答，来人十分肯定主人是不可能出去的，就破门而入，这可怜人寓所里那可怖的场景立即就被发现了。那冷血的杀人犯叙述罪行的详细情况意犹未尽：一座装饰有骷髅头的座钟，上面原来有一句格言：“请看它吧，你生活放规矩点！”他居然又拿一张纸贴在上面，把这样一句话写在上面：“您不必对他这样的下场感到惊讶——请看他的生活吧！”

这桩惨案没经过多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巴黎。到处搜索的结果，惟一与这件残酷事件有关的线索是发现有个没有签名的女人的一封信，上面有这么几句话：

“我们完了，我丈夫全都知道了，你要快想想补救的办法，只有帕帕瑞尔才能够叫他恢复理智，赶紧想办法请他劝我丈夫，不然的话，我们就死路一条了。”

帕帕瑞尔是军中特殊供应财务主管，他人很平易近人，与他来往的都是上等人，但他还是被传讯了。他承认去拜访过沙伐里，但宫廷和本城常去他家的有一百多人，望朵姆公爵可算得其中最显赫的，而帕帕瑞尔只不过是一个稀客。还是有不少人被逮捕了，大多数马上就释放了。不胜其烦，



〈终于〉相信此案牵扯了太多的头绪，有损于首都半数的父亲和丈夫，还会连累无数的高层人士〈于是，法官们脑子里的严厉破天荒第一次被慎重所取代〉。

只好不了了之，因此，那个本就有罪的混蛋也就没法指望别人给他报仇——也是他恶贯满盈，不会有哪个正派人士可怜他。不过，美德对此不动声色，恶德却长久让我觉得悲痛。那些风流男士在伊比鸠鲁的这位忠心的信徒家里有过许多爱神木的果实^①可采摘，而且除了他们，那些美丽的维纳斯女祭司^②，过去天天都要到爱神的神庙里来祈祷，对于神庙的被拆除也只好躲在暗处扼腕叹息或者偷偷伤心了。有位哲人〈看了这个故事〉，仿佛兼顾了事情的所有情节，可能这样说过，假如一桩怪事惊动了1000人，而有500人觉得那是痛快的，另500人又为了它而哭泣，就是这样的怪事，事后也会从人们脑海中消失。但是，即使真的是那样，这场灾祸使800号人再也不能那样快活，而感到痛快的只有200个人，其实沙伐里先生生前做的好事还是多于坏事，（我还是要说）惟一的罪犯还是那个干掉他以泄私愤的人，我还是让您自己判断，迅即转入下面的故事吧。

① 萨德对伊比鸠鲁伦理观加以歪曲，宣称伊氏的快乐说就是通过一切手段来满足性欲。

爱神木即桃金娘。据希腊神话，它象征爱神阿芙罗迪特。

② 古希腊有过一种陋习，有些处女自愿“献身”阿芙罗迪特（罗马神话称做维纳斯），去神庙里充当女祭司，实际上是一种“初夜权”的体现。

陷入泥沼的大主教^①

某些传统人物对那些污言秽语有一些相当奇特的看法。他们认为，字母的排列能够讨好上帝的才是安全的，如果不小心换了一种排列方法，上帝也许就会大发雷霆。这无疑是在貌似虔诚的人们犯糊涂的最有趣的偏见之一。

有一位密尔普瓦的前主教，正是那些对谩骂极其忌讳的人士之一。他在本世初是以圣洁而著称的。

一日，他去拜访帕迷耶的主教。两城市间是一条泥泞可怕的路，主教的马车陷入了泥沼。马怎么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不管车夫是如何的使劲。

暴跳如雷的车夫对主教说道：“大人，您得在这儿等着了，我这几匹马不肯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主教问道。

“大人您是反对骂人的，可是现在我得拼命地骂。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在这儿过夜了。”

“好吧，好吧，”这时候主教出奇的温和，边划个十字，

① 原名为“主教陷入泥沼”。



边说，“那你就骂吧，我的孩子！不过……少骂点。”

车夫立刻就狂骂起来，马也开始往前走，大人也上了车。一路平安无事，顺利到达目的地。

阴魂不散

在这个世界上，哲学家最不相信的事情就是有鬼。即使很多人签名来证实下面或将要转述的奇闻，即使值得重视的档案也记载了它，即使——我说——有这些证明，即使当时证据确凿，被认为是可以相信的事，不管现代的斯多噶派表示怎样的疑心，还是应该认为，下面这件事里的某些情节有点蹊跷，至少是！——虽然说大多数鬼故事都不是真的。

达烈芒是位富婆，整个巴黎上流社会都知道她是个乐天派，为人直爽，率真，与她来往的都是些上等人。自守寡以来 20 多年里，她就一直和一个姓美努的商人同居。此人住在河滩圣若旺教堂附近。

有一天，她去杜普拉兹——一位和她性情相似、交往人士也相当的夫人——家赴宴。刚从饭桌下来，大家正谈得高兴，仆人突然来报告，请达烈芒夫人到隔壁房间去一下，她的一位熟识的人有点紧急而又重大的事要同她谈谈。达烈芒夫人吩咐请那人稍等一会，她不想在这样的场合下扫大家的兴；但仆人回来后仍然固请，于是，连女主持人都出面催促达烈芒夫人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